

只愿金屋不

藏娇

御井
烹香

若得阿娇为妇，愿筑金屋以藏之！
大汉天子刘彻的一句话，流芳千古，
可无人知晓，长门十载，阿娇深沉的痛……



只愿金屋不

藏娇

御井
烹香 著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愿金屋不藏娇 / 御井烹香著. -- 长沙 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438-9234-7

I. ①只… II. ①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9803号

只愿金屋不藏娇

编 著 者 御井烹香
责任编辑 夏新军
特约编辑 格 格

总 策 划 周 政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
封面设计 卡 森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44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234-7
定 价 24.0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|
| 013 | 第二章 |
| 021 | 第三章 |
| 034 | 第四章 |
| 047 | 第五章 |
| 061 | 第六章 |
| 074 | 第七章 |
| 086 | 第八章 |
| 103 | 第九章 |
| 115 | 第十章 |
| 125 | 第十一章 |
| 139 | 第十二章 |



CONTENTS
目录

第十三章	159
第十四章	175
第十五章	187
第十六章	201
第十七章	213
第十八章	225
第十九章	237
第二十章	254
第二十一章	265
第二十二章	278
第二十三章	290
尾 声	307



第一章

她猛地从睡梦中惊醒。

距离入睡还没有多久，或者连一个时辰都没过，帐外的灯火依然亮着，依稀可以听到家人们的低语。

“过了冬至，家里就能凑得起赎身的铜钱……”

“你不是家人子，买出去就是良人，长公主若是高兴，松一松手，就是一份家事。”

絮絮的低语声，让她更有些烦躁，她翻了个身，试着将锦被掩到耳边，想要阻断来自帐外的絮语声。

或许是她的举动惊扰了这一对小小的姐妹花，帐子掀开了一角，家人子跪着进来，为她掖好了被子，又轻轻地捋过了她的额发。

她闭上眼，无由地反抗着，不想被人惊扰了自己的昏沉。婢子小心地探看了她的脸色，便慢慢地爬出了睡榻。

“真是个小怪的小女儿……”

或许是肯定了她已经陷入沉眠，婢子们便窃窃地议论起了主人的私事。

“一点都不像是陈家的少主人……性子竟是那样静，虽然生得像长公主，但和长公主的性子，可是一点都不一样。”

“陈家又有哪一个人和她一样？”轻轻的笑声，隔着幔帐传到陈娇耳朵里，就像是梦中传来的耳畔私语。让她皱起眉头，又缓缓地迷失在了似梦非梦的迷蒙中。

“别嫁。”急迫的女声，又回荡在她耳边，带着丝丝缕缕的，她尚且无法分辨的

情绪。“别嫁，千万别嫁。”

“别……别嫁？”她迟疑地问，“到底，到底是要嫁给谁？你念了这么久，我到底要嫁给谁呢？”

从她记事开始，这声音便若有若无地缠绕在她梦境之中，给她无忧无虑，予取予求的童年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。

她曾试探地对母亲谈起过梦中的言语，而母亲的回应，是一场盛大的法事。从此她便知道，原来她梦中的阴霾，换来的竟会是穷奢极侈，花费胜过陌间百姓一生，却又一点也没有用的浪费。

她问过梦中的声音，“究竟我们同陌上百姓，又有什么不同？外曾祖父在未曾自立之前，难道不也是一名百姓？”

这声音未曾回答她，但陈娇却从此绝口不提这梦中的烦扰。

自那以后，她便明白，有些事她母亲毕竟是没有办法的。

这声音多半只是在告诉陈娇，“别嫁，千万别嫁。”

可一旦问她究竟是要嫁给谁，她却从不肯回答。

今晚她的语调特别急切，使得陈娇在迷糊中，有了一些朦胧的好奇。她又问，“你说了这么久……有一年吗？有两年吗？你——到底是谁呀？”

那声音无所回答，只是深深地叹息起来，又重复着自己的要求，“阿娇，不要嫁。嫁别人，勿嫁他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她问，甚至想要揉一揉眼睛，“我很倦，我还小，我不用嫁人。我……我要睡了。”

那声音于是便不说话，放任陈娇陷入了不安的睡眠里。

#

因为这声音的存在，她自小就是个不爱笑的孩子。很少能够打从心底大笑出来，即使面对她的外祖母，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女人，她也只能淡淡地笑着，问候外祖母：

“外祖母安好。”

外祖母脸上露出了慈和的笑，她摸索着将陈娇纳入了怀抱之中：“好阿娇，又认了多少字？”

陈娇就靠在外祖母怀里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一天认十个字，又认了一百来个，现在读书，已经大概懂得里头的意思了。”

外祖母和气地问：“都是什么字？说给外祖母听听？”

陈娇扳着指头，念叨着似乎深奥，又似乎简单的字词：“礼、仪、良、善……”

身边有人轻声说：“娘娘，太子来问安了。”

外祖母轻轻动弹了一下，缓声说：“阿娇，你表兄来了。”

她对表兄的态度，要比对陈娇更客气，甚至还坐直了身子，让陈娇走到一边，不让她跟着自己沾光，受太子的礼。

陈娇跑到母亲身边，等到表兄给外祖母行过礼，又和母亲互相问安，便上前要参拜下来。

身上一轻，表兄已经将自己抱在怀里，笑着说：“阿娇，你又长高一些了。”

虽然位属兄妹，但表兄大她足足十多岁，今年已经快要加冠。陈娇从来也没有将他当作过自己的兄长：她虽然小，却也分得出自己的两个哥哥和表兄的不同。兄长们会和她吵架，表兄却一直都很宠爱她。

“表兄。”她挽住了表兄的脖子，撒娇地问，“你身边那个小中人呢？怎么没有看见？”

“阿娇找他有什么事呀？”外祖母笑吟吟地问。

陈娇不免有几分不好意思：“他的陀螺抽得很好！”

表兄和外祖母、母亲都笑了起来，表兄笑吟吟地说：“他去办事了，过两天，我让他到阿娇家里，专门给你抽陀螺。”

他就抱着陈娇坐下来，和外祖母、母亲闲谈着起居间的琐事。外祖母又把陈娇叫到身边，让陈娇背诵着近日里学到的字词。又过了一会，表兄才起身告辞，回到他自己的宫殿里去。

陈娇也感到困倦，她伏在外祖母怀里，意识漂浮起来，耳边隐约听见母亲说：“去把阿娇抱到后头去。”

外祖母一下就挽紧了陈娇，“就让孩子睡在这里。”

“压得您腿疼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，自己的亲生外孙女，怕她压不疼！”外祖母的手梳理起了陈娇的额发，手劲轻重恰到好处，让她很快昏昏欲睡。

母亲和外祖母的对话零零散散，一片又一片地飘进了梦里。

“……说不上多聪明，却也老实孝顺。”

“唉。”外祖母的叹息声很长，“不比又怎么会知道？他再好，生母那个样子，终究也没有用。”

“总还是要看阿启自己的意思……”母亲的话里多了一些什么淡淡的情绪，很轻，却让陈娇的心弦一下绷紧了起来。

她还听不懂，她毕竟太小了。

“听说上回对你也很不客气。”外祖母的话里也多了些什么。“嘿嘿……不奇怪，不奇怪，就是对我老婆子，她都是阳奉阴违，连面上的恭敬都未必做得好。对你这个大姑子，又怎么会发自内心地恭顺呢？”

“总是阿启处置国事辛苦，很多事，过去就过去了。”母亲似乎有为自己分辩，又有为谁分辩的意思。“不和您说，也是怕添了您的心事。”

外祖母的声音冷了下来，可拂动陈娇额发的手，却还是那样温柔。“我们一家子从京城到代国，从代国到京城，相啣以湿，相濡以沫……现在阿武又去了梁国，在那样远的地方……你弟弟口中不说，心里多看重你这个大姐，你不知道？她和你处不好，要比欺压后宫中别的可怜人，更讨阿启的嫌。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……难怪生出来的儿子，也不聪明。”

顿了顿，外祖母又轻声说：“王夫人就要比她明白得多，你看她这一向，难道不是竭力与你结交？”

“唉……”母亲的叹息声轻轻柔柔的，“我只是个姐姐，难道还能对阿启说她的不是？我没这个身份，这种事一说，就是牵扯到废立的大事……娘……我现在是陈氏妇……”

这弯弯绕绕含义晦涩的对话，钻进陈娇的脑袋里，本该像一个呵欠一样，被她张口驱赶出去，但竟然就这样留了下来，一路盘旋到了当晚解衣就寝的时分。

又过了数日，母亲再一次带她入宫觐见时，她的第二个表哥也来请安。

这个表哥来请安的时候，宫里的气氛就要热闹得多了。

他和陈娇年纪相差得不远，说是表哥，其实两个人的生日只差几天，不过他就要比陈娇聪明得多了。陈娇才认了几百个字，他已经开始启蒙读书。

“听阿娘说。”表哥告诉她，“姑姑想把你说给太子为妃。”

这件事，陈娇也只是听说。

毕竟栗娘和母亲互不搭理，已经有两三个月。进出宫闱之间，总有些闲话会飘到陈娇耳朵里来。

听说栗娘很不喜欢母亲为舅舅进献美人的做法，那天她和母亲甚至吵了一架，只是当时陈娇在和中小人抽陀螺，并没有当场与闻。这件事，还是抽陀螺的中小人私下告诉她的。

陈娇没有回答，她露出一脸的不解，表哥说完就算，他跑开去，在外祖母的宫殿中采了好多时令鲜花，将小花圃的一角采得七零八落，又将鲜花堆满了陈娇一身。

“送给你！”表哥似乎有些赌气。

陈娇当然很喜欢花，她把裙子扬起来，兜住了这五颜六色的春意，对表哥笑了。

这一切尽收母亲和王娘娘眼底。

王娘娘是这个表哥的母亲，陈娇喜欢她，比喜欢栗娘娘多些，多得也只有有限。

梦里有声音告诉她：“王娘娘心机深沉，是个你对付不了的人，别看她对你笑，背后，她只会害你。”

这声音难得这样呱噪，说了这许多话，她虽然只说了一次，但陈娇却不禁记在心里。再看王娘娘，心中难免多些芥蒂。

王娘娘笑着对母亲说：“阿娇和小彻总是能玩得到一块。”

母亲也笑了，她叫过表哥，问他：“儿欲得妇否？”

她的声音不大不小，紧接着，便指向了王娘娘身边的小宫人。

整间宫室却忽然静了下来，陈娇站在当地，扭头看向母亲，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的晕眩。

在这晕眩中，有个声音，那声音不断在说，几乎是在呼喊，它喊：“勿许金屋，勿嫁刘彻，不要嫁，不要嫁！”

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只得站在当地，听表哥响亮地说：“不要。”

母亲把表哥抱到膝上坐着，陈娇想走，但王娘娘不知什么时候，已经招手让她过去。

她只好一步一步慢慢地向王娘娘走过去，她觉得王娘娘笑得实在很得意，虽然这笑看起来还很温婉，但陈娇就是觉得，王娘娘眼角眉梢，已经深藏一缕春风。

母亲指遍宫中侍女，最终，指向陈娇，她问表哥：“阿娇好么？”

表哥就转过眼来盯着陈娇，他大声说：“若以阿娇为妇，愿作金屋储之。”

这声音里竟有些不服气，没等母亲说话，他又道：“阿娇本来就该做我的王妃！太子比她大了十多岁，姑姑怎想，会这样配！”

母亲同王娘娘相视而笑，王娘娘忍俊不禁，母亲的笑声，却几乎震动了屋宇。

陈娇不知不觉，已将怀中鲜花，撒了一地。

她忽然很想和那声音说声抱歉：这金屋，由头至尾，她未曾有余地说一声不。

#

她猛地从睡梦中惊醒。

这一回，屋内家人都被惊动，两个眉目精致的垂髫小鬟掀开帐子，驾轻就熟地为她端进了一杯雪饮，又静静地放下帘子，退了出去。

年纪渐长，服侍的人年纪也小得多了，言语间自然不如当年的家人子随意。

她将雪饮一仰而尽，又随手拉起纱被，抹掉了眉间细密的汗珠。长安夏夜虽然湿热，但她却并没有传唤下人过来打扇纳凉，只是由得周身冷汗，慢慢地收。

那声音又在她脑中叹息着、翻腾着，她低声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局势翻覆，你还有什么不足，你为什么这样惊惶。”

陈娇没有答它，她不用答。

明日就是表哥受封的日子，他要做太子，她自然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。

母亲的身份再尊贵，也比不上帝国未来的女主人，这两三年来，她在家中几乎听不到一个不字，即使在宫里，外祖母与舅舅也从来不曾给过她笑以外的神情。

但陈娇依然是不快乐的，她母亲已经多次说过，好奇她为什么眉宇间总似乎带了心事，带了轻愁，即使是最名贵的礼物，也都难以博取女儿的一缕笑容。她这古怪的沉静，虽然令舅舅大为赞赏，但却从来都无法让母亲满意。

“刘荣被废，”那声音问，“你为什么这样难过，连着几个月，总是为他伤神。你究竟才见了她几次，难道你已经私心里喜欢了她？”

她的第一个表哥比她大了十多岁，现在已经是二十三四岁的大人了，她今年却才只七岁。

自从栗娘娘和母亲闹翻，她几乎再也未曾见过这第一个表哥，几次在外祖母宫中相逢，表哥还是笑语晏晏，陈娇却再无法缠着他，让他的小中人陪自己打陀螺。

那声音几乎是絮絮叨叨地告诉她，她母亲正在外祖母耳边道着第二个表兄的好，说刘彻“生有吉兆，天性聪颖，龙日天表，贵不可言”。

这都是说给别人听的，到了私底下，母亲自有一番说法。

“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。太子在位，栗娘娘不为皇后，总说不过去……您也该早做决断了。”

陈娇听到她这样劝说外祖母。

其实外祖母不过是个干瘪的老妇人，双眼常年紧闭，看着更加苍老昏聩，然而在那一刻，陈娇只是从她的背影，都看出了极为耀目的一种光芒，她打断了母亲的话。

“栗夫人又怎么会是个好皇后。”外祖母疲惫地说，“可太子废立，也是大事，你是陈家妇，这件事，你怎好插得口。”

母亲顿时不说话了，过了许久，外祖母又说：“真正的聪明人，又哪里用得着插口呢。嘿嘿，王夫人可谓聪明到了极点，想必她教出的儿子，也不会差。”

陈娇从来很少听懂外祖母和母亲的对话，总是意在言外，非得要那声音为她解

释分明，她才稍微可以琢磨母亲的意图，外祖母的倾向。

“你和太子相差十岁有多，婚姻之说，只是个笑话。”那声音在教她权谋的时候，总很热心。“长公主只有你一个女儿，说不得也只好以你做个借口，好和她搭话。搭上话头一来二去，就有了交情。栗娘娘连这一点尚且看不透，又怎样去看透后头的盘算。”

“什么盘算？”她在半睡半醒之间追问，而那声音是从来都不卖关子的，她很快就给了答复。

“天子的姐姐与天子的姑姑，长公主自然更好前一个。可若是天子的姑姑能再兼个妻母，差得就不大多了。长公主的弟弟，可不止君王一个。”

陈娇一直知道外祖母是很宠爱小舅舅的。只是这两年来，她口中也再听不见立小舅舅为储的言语了。

“儿女三人，长子无须偏疼，天下尽有。么子不在身边，鞭长莫及。也就只有女儿是心尖尖上的一块肉，年纪大了，自然有些言听计从。立梁王为储，对谁都说不过去，女儿再一劝说，也觉得自已过分，渐渐就不提起了。”那声音又悠悠地说，“君王心里不会不明白是谁的功劳，王夫人说你为刘彻妻的那一天起，已经注定了自己的皇后位份。子以母贵，东宫易主，也是早晚的事。”

陈娇从此无法直视刘荣，她明知有朝一日他将败落，便不想待到分离那一天时，再来伤心。

其实连这一份安心，亦不过自欺欺人。

那声音似乎觉察到了她的心病，它在她心湖中翻腾起来，兴奋得几乎有些卷曲：“真是聪明！毕竟聪明！我知道你究竟聪明！”

陈娇闭上眼，她轻轻地出了一口气。

这一次分离不是生离，乃是死别。

刘彻今年不过七岁，太子还太小，临江王又太大了些。舅舅的身子每况愈下，不能不为将来计。

不论是谁，看着一个必死无疑的年轻人，心情总不会太好。尤其这个年轻人对陈娇也一向很和气。

她几乎是疲倦地央求那声音：“让我睡吧，别再说了，让我安静一些。”

那声音就一下静下来，让陈娇得以重新沉浸在茫然而昏沉的睡意之中。

待得她的思绪重归混沌，它又轻轻说：“现在安静了，将来就更安静。你没有想过，你会是下一个刘荣？”

所有睡意，一扫而空，陈娇烦躁地翻了个身，只好又坐起来。

她又想到了那声音气急败坏的央求、的要求、的强求。

勿入金屋，勿嫁刘彻，别嫁，不要嫁他！

然后就想到了她的第二个表哥。

七岁的太子，已经有了雍容，有了气度，有了野心，却毕竟年纪还小，始终对王娘娘言听计从。

也不奇怪，当朝外戚，素来翻云覆雨。即使吕氏一门已经烟消云散，但窦氏的热闹，还是眼看得见的。

陈娇忽然觉得，做大汉的皇后，并不如做大汉的皇太后来得舒服。

最后一点朦胧已经不情不愿地一扫而空，在这时，陈娇想到了薄娘娘。

母亲总觉得她太过沉潜，太过忧郁，甚至一点都不像个孩子，在未婚夫婿受封太子，自己身份水涨船高的那一天，也都不见欢容。

她半开玩笑地埋怨自己，“是不是嫌母亲为你选错了郎君？”

若是当年许了刘荣表兄，今日的陈家，又岂有这样的热闹。母亲毕竟是有几分自豪的。

陈娇只好望着她，敷衍地扯开唇瓣，给了她一抹笑。

脑海中，那声音盘旋不定，它又说：“笑得开心点，你的夫君要做太子了，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

她只好扬起唇角，加大幅度，笑出了一脸的灿烂，用这笑，迎向了迎面走来的锦衣男童。

这男童手中拿了一枝花，送到她跟前，他笑着说：“我就知道，这么多名花你不爱，唯独就欢喜它。”

在这季节，迎春花早已经难得一见，也不知道刘彻是从哪里寻来，讨她的欢心。

陈娇的笑有了几分真心，她望向太子，刚要说话，那声音已在她脑中说：“你多想想薄娘娘，三皇五帝至今，第一个废后。”

薄皇后也是太后的外孙女，当年的太子娶她，也是为了讨太后的欢心。

刘彻问她：“笑得那样心不在焉，你不喜欢？”

陈娇一怔，又徐徐绽开一个甜软的笑，她轻声说：“不，我很喜欢。”

#

她睁开眼来，略带迷蒙地凝视着精致的锦帐，待得那交错的花纹自模糊变得清晰，才缓缓坐起身来。

随着帐内传来响动，家人们顿时碎步上前，服侍陈娇起身换衣，又梳洗过了，早膳已经摆到了屋里。

随着她年龄长大，周身人的服侍越发恭谨，陈娇经年累月，也难得听到一个不字，虽然没有明言，但她的衣食起居，规格隐隐已经靠近父母，甚至更加精致。

尽管母亲只有这么一个亲生女儿，但陈家并非没有别的小姐，姐妹们对于她超然的待遇并无一丝妒忌，只有心悦诚服。未过门的太子妃，太后特别偏宠的外孙女儿，皇帝的疼爱，太子的喜爱，这都是瞒不了家人的。尽管她年方十三，却已被视为陈家的大树，又有谁不想在她的荫庇之下乘凉呢。

如若不是自己耳边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不断地提醒她薄后故事，陈娇自忖，她的性子自然也会更任性更跋扈，任谁自小到大，从未听过一句逆耳的言语，也会逐渐骄狂起来。

她用过早饭，便起身到父母屋中请安。

堂邑侯府食邑虽少，但这些年来有母亲的贴补，吃穿用度却也不比宫中差了多少，甚至只有更强。陈娇到得早，母亲还在梳妆，她又置办了一套新首饰，金簪上的人物楼台，精细到惊艳。

陈娇话素来不多，她也用不着多话，母亲抱怨她安静无趣时，舅舅说她“安闲稳重，有皇后风范”，于是此后她的沉静，就被当成了从容。

她就坐在母亲下首，望着母亲在铜镜中反复自照，想到舅舅厉行节约，宫中女子，即使贵为舅母，衣裙尚且不可及地。原本带笑的眉宇渐渐沉潜下来，她问：“今日要进宫吗？”

外祖母年纪大了，更依赖母亲，三不五时，总要让母亲进宫陪着说半天的话，如若不然，郁郁寡欢之态，甚至流露在外。

很多事都是陈娇所无力更改的，外祖母对母亲的深情，堂邑侯府的炙手可热，看得清，只能让她更沉潜，更沉默。

母亲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进宫，去赴个寿筵。”

自己看得到的事，母亲也未必看不到，纵使看不到，在自己三番四次劝谏，“舅母尚且没有盛装打扮，母亲太过奢侈，徒惹不快”之后，毕竟也若有所悟。

说是如此，多半还是给自己面子。明年春就要行婚礼，她即将是陈氏太子妃，再不是母亲裙边的垂髫女童了。

陈娇心不在焉地垂下眼来用了一口蜜水，母亲还问：“你去么？”

明年初就大婚了，到时候，寿筵的主人自然要想方设法来巴结她。

陈娇兴味索然地摇了摇头，随手抱起一只猫来抚弄。母亲在她身边叹了一口气，若有若无，个中无奈已经尽情表露。

她是不快乐的，甚至有些阴郁，整个人太静，坐在当地就是一支筇曲，虽悦耳，却太冷清，也难免不太讨母亲的喜欢。

可若是一个人的路，已经被她看得清楚，眼前大道虽好，可隐隐荆棘却是遍地丛生时，她又如何能热闹得起来？天真不知愁，属于任何一个名门贵女，但却独独不会属于陈娇。

母亲是看不懂的，她还沉浸在皇后与太子的笑脸相迎中，沉浸在外祖母格外的信宠之中，沉浸在舅舅大度的纵宠中，浑然已经忘记，外祖母毕竟是个老人了。

父亲是看不懂的，兄弟们是看不懂的，他们看到的是窦氏的尊荣，却已经忘记了吕氏的惨淡、薄氏的黯淡。在他们看来，太子妃金尊玉贵，夫复何求，为何还老不开心，简直令人惶惑。

陈娇不免和那声音抱怨：“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得这样浅，好似田鼠，只看得到眼前三寸。”

那声音就笑话她：“没有我，你也不过是一只田鼠。”

陈娇只得默然，是啊，没有她，自己也不过是一只被周身的赞美，赞得飘飘然的田鼠。大抵世间人从小到大，只听得到溢美之声，普天之下，除了寥寥数人之外，再无须向任何人低头，就是这寥寥数人，也随她揉搓摇摆，由得她撒娇发痴时，又如何能不飘飘然，如何能看得更远？

向父母问过好，她回闺中去绣花，一个香囊做到一半，还需细加针脚，斟酌花色。

堂邑侯府的这个角落，总是特别安静。

到下午，有客人来了。虽是男客，但却是她大哥亲自带人进的内帏。

堂邑侯府自然也是要守礼的，男女七岁不同席，更何况这又是太子妃的闺房，即使是亲兄长，有时都要避嫌。

“大婚在即，我来看看你！”她的未婚夫说，即使是关心，也带了霸道。

陈娇从针线里抬起头，笑了。

这样的笑，只对刘彻展现。

她像是一朵花，只在刘彻眼神中盛开，其余时间，便与万物共归于寂。

又怎么会有哪个男人能拒绝这样的笑？

陈须低声说：“妹妹这里的桃花开得好，我在帘外赏春。”他出了屋子。

他们的婚期定在十月，一年之首，距今不过半年多，皇室大婚礼仪烦琐，堂邑侯府上下并不得清闲，不过这种事，自然和陈娇无关。

她只需要在刘彻的眼睛里盛开就好。

他们年纪都并不大，十四岁的少年人，不过刚刚长成，距离加冠，还有五六年之久。陈娇自知她尚有无数青涩，只是看着刘彻时，倒看不出他的年纪。

他自小就比同龄人高大得多，同他一起长大的韩嫣，说话声尚带了孩童的尖，刘彻的嗓音已经变得低沉、沙哑。十多日未见，他脸侧竟多了些淡青色的胡茬，看起来更不像是十四岁的少年郎，同十六七岁的陈须比，才像是同龄。

陈娇仔仔细细地用眼神抚了他一遍，垂下头低声说：“你又来看我。”

这对未婚夫妻感情不错，刘彻得了空，时常出宫上堂邑侯府来，看望他的未婚妻子。虽说于礼不合，但馆陶公主又怎么会在乎这个。倒是王皇后说过几次，希望陈娇多加劝谏，令刘彻更尊重礼法。

陈娇从善如流。

只是这话虽然是劝谏，却也有淡淡的喜悦，只是更多的，还有盘旋陈娇周身不去，那一股难言的幽静。

刘彻并不在意，他挨着陈娇坐下，犹豫了片刻，到底还是揽住了陈娇的肩头。

自小一起长大的表兄妹，搂搂抱抱厮厮打打，也是家常便饭，年纪渐长之后，反而逐渐生分起来，陈娇身份尊贵，又和他有夫妻之分，格外注意避嫌，这一揽，刘彻是下了决心的。

怀中的女子并没有如水一样瘫在他怀中，她先僵了片刻，这才缓缓地靠到了刘彻肩上，淡淡的馨香沁过来，似春雨，有些若有若无的湿润。刘彻低头看时，陈娇轻咬下唇，面上染了淡淡的晕红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，说不出的可怜。

他心旌一阵摇动，半晌才稳住了，轻声说：“成婚后，我天天看你。”

陈娇垂下睫毛，敛去了眼中复杂的神色，她点了点头，轻声应：“嗯。”

少年太子，意气风发，他就是最耀眼的太阳，谁要逼得他甘做配角，纵然能得他容让，又怎如柔情千缕如丝，更能缚得住他的心肠。

陈娇想了想，又轻声道：“舅舅知道，又说你儿女情长，想看我，过几天到外祖母那里，不也看得到？”

刘彻日日都要向窦太后问安，窦太后又经常将馆陶公主留宿宫中。陈娇身为她最宠爱的孙辈，又怎么少得了进宫侍奉的机会。只是在宫中人口众多，就算是皇太子，也不能不顾忌物议，虽然两人可以独处，又怎能似现在这样，将如珠如玉的陈阿娇捧在

怀中，肆意赏玩。

少年太子心猿意马，细细审视陈娇的眉眼，见陈娇闭上眼来，满面红晕，似乎不堪自己的审视，心中越发像是烧起了一团火，他的手不禁就握住了陈娇的腰肢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想你，几天都耐不得。”

陈娇就算再沉静、再沉郁，今年也终究只有十四岁，这低哑醇厚的声音，直直传进心底，似乎一下就绞紧了几根心弦，她的心颤了一下。

耳边那声音忽然冷笑起来，她似乎是自言自语，可在这心湖之中，就算是自言自语，又能说给谁听？

“可三日不食，不可一日无妇人。他自然是一日都耐不得的。”

她的心就一下又冷了下去，甚至有些轻轻的颤抖，止不住地传出来。刘彻却误以为是她实在害羞，她越害羞，他越耐不住，倾身便捏住了陈娇的下巴，轻轻地往上抬起——

帐外忽然传来了响亮的咳嗽声，陈娇一下推开了刘彻，面上红晕更甚，连声音都是抖的：“等礼成之后……”

她抬起眼来看刘彻，双眼如水波荡漾，清而且亮，刘彻看得入迷，尚未说什么，那两汪清泉，已经渐渐沉淀，又变作了 he 看不透的幽潭。

这个表妹，有时候倒要比姑姑来得更沉潜，她的心思好似埋在水下，似乎是分明的，可又隔了水潭，粼粼的叫人看不清楚。

刘彻心不在焉地思忖，随手玩弄着陈娇才做好的半个香囊，放在唇边随意一嗅，见未做完，又搁下了。

陈娇白了他一眼，娇喘细细：“喜欢，这里还有一个……却也只有这一个了。”

“我不爱丹桂香。”刘彻故意和她唱了反调，果然又得了陈娇一个白眼，那双水一样的眼略略一闪，似乎有些不耐，又似乎带了些笑意。

“是去年你送我的桂花，我没舍得扔……”她轻声细语，“不要，就算了。”

陈须站在楼外，春风带起了帐幔，吹得他一头一脸，都是桃花香味，楼内的笑语声，也被吹到了他耳朵里。

“我要，我要。”他听到太子爷带笑的声音，“是你的，我就要。”

这一股从冬至春，隔年的沁人丹桂香，一直香到了他们的婚礼上。